

郑文定 主编

黑客NEW



天下霸唱，王雨辰，君天，周德东强势登陆

《十宗罪》《法医秦明》系列新作抢先看

科幻作家协会会长吴岩十年磨一剑

仙侠大神管平潮

《九州牧云录》

《打印一个新地球》

郑文定 主编

墨客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墨客/郑文定 主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5407-6533-0

I. ①墨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1331 号

策 划:鲁浩川

责任编辑:张玉琴 鲁浩川

内文插画:郭 宁

封面插画:李 烨

装帧设计:居 居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710mm×1 000mm 1/16

印张:9.75 字数:150 千字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

我是墨客

对于文字控来说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——作者和读者，非此即彼。

然而我觉得，连这样的区分也多此一举。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，都是“墨客”。

最近有一档叫做《我是歌手》的综艺节目火爆荧屏，我非常欣赏这节目的名字。对于一个歌者来说，“我是歌手”不是一个头衔、一份职业、一顶光环，而是一种态度。

同样的，对于每一个墨客来说，“我是墨客”也是一种态度——因人而异的态度。

墨客可以是“对酒当歌”的，也可以是“挑灯看剑”的；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是墨客，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的也是墨客。

每一个人，都可以是墨客。每一个墨客，都不可或缺。

在墨客的世界中，你可以是文字编织幻景之人，也可以是在文字编织的幻景中探险之人。这里，是现实与虚幻的交界。

现在请允许我说：“我是《墨客》，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探险。”



Contents

目录

• 变异——【君天】

020

• 五河捞尸队——【天下霸唱】

014

• 潇湘妖火——【管平潮】

004

林中尸箱 | 法医秦明 / 042

高楼偷窺狂 | 周德东 / 059

土路疑案 | 蜘蛛 / 060

迷失的幽灵 | 戴西 / 073

喋血1943 | 再见萧郎 / 083

分秒必争 | 徐俊敏 / 096

稻草人 | 王雨辰 / 111

抹杀 | 骆驿亭 / 125

草莽夜行 | 鲁浩川 / 126

打印一个新地球 | 吴岩 / 138



妖火 蕭湘



潇湘妖火

GUAN PING CHAO · 管平潮

自月婵、冰飘、幽萝相继来投，整日与这几个女孩儿笑语晏晏，张牧云日常心情倒是比以前大为松快。只不过所谓乐极生悲，当这个热闹而轻松的年关过后，有个很严峻的问题忽然摆在张牧云的面前：不知不觉家中银钱已然耗尽；那坛中的米面、盆罐中的油盐，只够支撑十来天的生计。

张牧云家并无祖产，又无恒产，以前靠他自己上蹿下跳折腾各路营生，勉强还能养活自己。不过，现在家中连添三丁，还都是女子，在那个年岁并不可能赚得大钱。于是到了正月中张牧云家中所有用度终告罄尽，只余下最后半吊铜钱被张牧云紧紧捏在手中，紧张思索如何拿它运作营生。

纵使生计已经窘迫，平日张牧云并未丝毫跟月婵、冰飘她们提起。就这样表面轻松自如，暗地里绞尽脑汁，终于在正月十一这一天让张牧云想到一个念头。他琢磨来琢磨去，心说与其枯守家中，困坐愁城，不如出

外行走一番，到那繁华所在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好营生。于是这一日他便跟几个女孩儿说，那正月十五元宵灯节将近，听人说正衡山脚下的衡阳城元宵花灯最是热闹。既然如此不如这回大家一起去看花灯，省得总是局促在小村中，也甚憋闷。

听此提议，那月婵、冰飘还有那小女娃儿自然无有不从。

自收拾行囊离了张家村，几人先往罗州而行。近了罗州城门，张牧云决定过城门而不入，领着月婵几人绕过罗州直往西南而行。此后约行二十多里，约在正月十一日中午时分，便到了湘阴。

湘阴乃洞庭湖南小城，其人物风景与罗州无异。在湘阴县打了个尖，随便在一处面铺要了几碗面，几人吃了，那张牧云看这湘阴城还不如罗州繁华，没甚出奇之处，便又领了大家出了湘阴城南门，沿着绕城而过的湘水大河往南边而去。

这湘阴城旁边的湘水大河，又名湘江，自还在此行目的的衡阳南边的永州流来。因湘

江更南的源头流过一段，在永州境内与潇水汇合，向北流为湘江，故又常合称为潇湘。

潇湘之水，湍流无际，浩荡无涯，自天南而来，奔流一千多里后浩浩汤汤流入洞庭大泽。此时张牧云几人行走的正是湘江下流，沿着这湘水大江溯流而上，一路迤山迳水地往衡阳而去。

也不知是否还在年节之中，那街市萧条，一路无论张牧云怎么绞尽脑汁，却始终也没找到什么赚钱的门路。

话说到了正月十四这一天，无论那张牧云内里情不情愿，上午时分他们这一行人最终还是来到了衡阳。

才到衡阳城边，一股子热闹气氛便扑面而来。在车水马龙的街市中闲逛，看那左右的商铺中汇集了天南地北的货品；什么辰州的刀剑、岳阳的花伞、永州的油茶、浏阳的花炮，甚至还有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幽州的皮毛、会稽的竹器、梁山的象牙、通州的玉雕、苏杭的丝绸，林林总总，光这些商肆的陈设货物就让月婵这几个女孩儿看得十分起劲。

月婵她们高兴地逛街，那张牧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瞅着身边这几个笑逐颜开、无忧无虑的女孩儿，张牧云心中暗自忧愁：“罢了。再这样闲逛下去，再寻不到什么上手的营生，恐怕这回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真地只是白费钱来衡阳看回元宵灯节了。”

忧闷想着，正踌躇间，忽然他只觉得身边的人潮猛地向前流动起来。正琢磨时，忽然便听得向前奔动的人潮中有人大喊：

“那王仙长又捉妖啦！大伙儿快去看呐！”

一听这叫唤，张牧云朝前面望去，只见身边跑过的人群都在朝对面街角那个楼阁巍峨的深宅大院跑去。他心中愁闷忽然一扫而

空，欣然想道：我长这么大还没真见过捉妖呢！这回可一定要瞧瞧！

他刚回头想叫月婵几个一起去瞧新鲜看热闹，谁知月婵已在前面叫道：“牧云快走啊！有捉妖哦！快点走去好占个位置看啦！”

张牧云闻声一回头，却见刚刚还在身后流连店铺的月婵几人，此时都已经在前面一丈多远的地方等他了。

“哈哈，这腿快！”

张牧云哈哈一笑，赶紧也快步赶上前去。

呼朋唤友地随人群跑去那边看捉妖的热闹，等到了地方，张牧云发现最先吸引他的倒不是什么仙长妖怪，而是那间气派非凡的大宅。衡阳的这条街上，倒也有不少人家；但闹哄哄显然是捉妖地点的这家房子却几乎比左右邻居高上一倍。不说后面不知几进几出的亭台楼阁，就从人群上方看这露出来的影壁和门墙，已如鹤立鸡群。

“刘百万家真个闹妖精啊！”

正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看这高门大户发呆，张牧云忽听得周围有人在吵吵嚷嚷地说闲话。只听这人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：

“嘿，前些天我在酒馆就听到些风声，说刘百万家的千金被妖怪哄了。我跟我丁打听还都说不知，这不，还是露馅了！”

“这有什么稀奇！”有人接他话茬：

“没出阁的闺女惹上妖怪，哪有什么好事？这等丑事自然巴不得赶快遮了，还专等来告诉你？”

“哈，那是那是。”

他们俩正说得高兴，旁边又有个红脸汉子大声说道：“要我说，这什么王仙长手段也不太高强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要是手段，为啥捉妖都捉到门口来了？”

原来刚才据说正是那个王仙长把妖怪引到刘百万家的门口，就在影壁里面和妖怪打斗起来，这才惊动了街边行人来看。

“说不定，还是被妖怪追出来……”那鲁莽汉子正说得得意时，冷不丁在场众人就听得耳边“喀嚓”一声巨响，犹如平地一声雷，顿时周围这些人被震得呆若木鸡，眼前的景物都静止，口鼻中只闻得一阵皮毛焦臭味。

“莫非仙长引了天雷劈杀了那妖怪？”

大伙儿正纳闷，忽然就听得刚才那大嗓门汉子爆发出一阵杀猪般的嚎叫：“哇呀呀！”

大家再看时，只见那刚才口无遮拦的汉子脑瓜皮上头发已经烧成一堆黑灰；他这一叫一动，顿时灰飞烟灭，那堆焦黑的灰烬从他头上滑落，转眼脑袋变成了光头！

“哼，竟敢在本道长面前胡言乱语！”

正当众人 and 这汉子目瞪口呆之时，人群那边靠近刘百万家门口的地方，忽然有人声若洪钟般说了一句；霎时间，那门口原本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忽然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弄，哗啦一声朝左右分开！

张牧云闻声看去，只见在众人分开的一条道路中，正有一黄衣道人施施然向这边走来。

此时不过中午，天光正晴。在明亮的日光中张牧云看得分明，正朝自己这边走过来的道人中等身材，身上穿一身土黄色的道袍，腰间扎着黑色束带。他年纪约在四五十，正在中年。再看他脸上，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颇为精瘦；在他嘴唇左边长着颗铜钱大的痞子，上面生着一撮黑毛。看这模样，这道士显得有些猥琐；不过因为头上戴一顶纯阳冠，手中提一口花纹古朴的桃

木剑，脸上神色又颇为大义凛然，整个人看在眼中便自然有一股说不出的威势，让人不敢小看。

“无量天尊！贫道给诸位施礼了！”

面相凛然，刚才又使出这样雷霆手段，这刚才众人谈论的王仙长立定之后，竟躬身朝四外团团行了个礼，打了个问讯说道：

“方才召出天雷小惩，实是这位施主出言不逊。想我王道陵自龙虎山学道归来，平生收妖无数，号称‘万妖敌’，怎容得这样凡夫俗子在此满口胡柴，灭三清威风，长妖怪志气！”

说完这番话，这王道陵王仙长也不看刚才那莽汉反应，便立在当街，四下环顾一眼，沉声说道：“贫道早知有人疑我道家神法，刚才便故意弄出许多响动。好，既然各位善信都在此了，我王道陵便施展龙虎山太上天雷正法，让那只惑乱刘善信门庭的狐妖万劫不复。大家请往后退。”

王道陵这话声音并不高，但听得他末尾这一句，大街上顿时人群耸动，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向后退。直等到确实退出安全距离之外，才各个站住，这些闲人复又伸长了脖子看。

当然，那从不放过看热闹机会的张牧云也自然在人群中。和众人共进退之时，他还在心中想道：

“哟呵，这王道长倒有意思，晓得给自己扬名头揽生意。不错不错，他将来一定发财！哈哈！”

心中逗乐子般想着，张牧云便混杂在人群中退出几丈开外，开始和旁边那些游手好闲之人一样专心伸长脖子看起热闹来。

“宝箱何在！”

想不到那王道长清场之后，头一句便让张牧云莫名其妙。只听王道陵一声喝令之后，那影壁之后就吆吆喝喝地奔出两个刘府

健壮家丁，两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口红漆铜皮的大枣木箱，风风火火跑过来，放在王道陵面前的青石板地上。

“里面金银器皿，你家主人都放好了吗？”

“放好了放好了！”

这时答话的是一个胖子。他刚从大门影壁后气喘吁吁地转出，看他肥头大耳的模样还有身上那一身华贵的紫缎员外衫，不用旁人介绍张牧云也知他定是此间主人刘百万。

只见那刘百万一边擦着汗，一边倚在大门边喘着气回答：“按您的吩咐都放好了。都是十足十的金银。”

“好。”王道陵满意地点点头，看了看脚下的红漆木箱，对那刘百万说道：“很好，就怕你不舍得这些身外之物。我且说与你听，扰你宅院这妖孽，乃是衡山中一只千年狐精。它常化成美少年，扰人家宅。不过你不要怕，虽然它有千年道行，但衡山之狐五行属木，我用这些金银之物克它，要降伏不在话下。”

“那就好那就好，一切全靠仙长了！”

“好，你且先避过一旁，我这便要开始捉妖了。”

听王仙长让他避到一旁，刘百万顿时飞快转过影壁之后，一溜烟般跑进家宅最后面那间卧房，拿被子蒙着头，在周围护院家丁环伺之下，暂在床上避下。

见主人已避走，这王道陵忽然神色一凛，手捏着剑诀，脚踏着罡步，就在街当中开始转起圈来。如此走了四五遭，忽然间王道陵拿桃木剑在空中一挥，朝着刘百万宅院方向仰面叫道：“好妖孽，速来一战！”

话音刚落，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天光忽然就暗了下来；当街人群中有一眼尖的，立时便见得忽有一阵黑风从那边刘宅中央扶摇上升，等旋转到半空之时就如一条黑龙朝这边

尖啸扑来！

“且受我一剑！”

当那黑气直冒的旋风扑近，王道陵喝了一声，夷然不惧，十分沉着地开始舞动桃木古剑，就在当街跟那化身黑风的狐妖打斗起来。

如此周旋了大约十来回合，那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的王道陵忽然如炸雷般一声大喝，手中桃木剑向天飞快划了三个圈儿；刹那间，刚才还神出鬼没、左冲右突的妖狐黑风便在空中定住。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眨眼间便听得风雷之声大作，自那已然阴云密布的云天猛然便劈下一道耀眼的闪电来！

“妖孽，受死！”

暴喝一声，那道从天而降的霹雳闪电就像受王道陵桃木剑指引一般，猛然就朝剑尖指向的那团被钉在半空的诡谲黑风当头劈下！

电光闪过，只听得一声凄厉呼号，只不过刹那之间那刚才还凝聚如龙、左右扑击的黑狐之风瞬间涣散，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，便似云归山谷、雾隐深岫，转眼都尽收那道面前的红漆箱中！

收尽黑烟，猛然间那道道人仰天大笑，仗剑洪声叫道：“蕞尔妖魔，竟敢与本仙人斗法！”笑毕，王道陵转身朝那刘府门厅躬身一礼，声透重楼般响亮说道：“刘员外，妖孽已伏诛，此后当宅安好！”

过了许久，才听得一阵脚步杂乱，那刘百万被一群持刀弄棒的护院簇拥着跑出来，犹有些惊魂未定地问道：“真……真的？”

那王道陵将桃木剑插到背后的剑匣中，挺身傲然说道：“有我‘万妖敌’出手，那妖狐焉有活命之理。不过……”话锋一转，他扭脸盯了地上箱匣一眼，然后跟刘百万道：“不过这狐妖修炼千年，纵然肉身为金器所克，但妖魂不散，现在仍凝聚在金银器皿之上！”

一听此言，刚刚惊魂甫定的刘员外脸上笑意瞬间凝固，道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员外莫怕。贫道只需将这锁妖之匣带回道庐之中，慢慢用三昧真火炼化；等到七七四十九周天，功夫到了，这狐妖之灵也自然魂飞魄散。这样不知可否？当然，您也可以将它留下，放在家里收藏。”

富甲衡阳的刘百万那颗胖脑袋就摇得像只拨浪鼓。“不不不，还请仙长老师将这妖怪鬼魂赶快带走，早日炼化才是！”

得到此时，一切尘埃落定。这时周围刚刚死寂一片的人群，仿佛一下子又活过来，顿时你一言我一语，七嘴八舌，这大街上转眼又喧闹得如同骡马市集一般。

“好！好！”

纷乱嘈杂了一阵，人群中不知道谁领头鼓掌叫好起来。有了个带头的，顿时这大街上几百号看热闹之人叫好拍手响成一片，满大家霎时如同沸腾的海洋。

不过，就在这满街喝彩之中，却有一人和众人截然相反。

“刚才……是我听错了吗？”

在山呼海喝的喝彩声中，张牧云却显得有些迟疑。踌躇片刻，他望了望四周，却见众人都在忘情鼓掌，便又有些犹豫。不过又想了想，最终还是觉得很有问题。

只因那声惨叫太假了。”

二

“道长你等等！”

张牧云久混市井，可不是什么含蓄之辈。听出那声音很不对，凭着乡野之人的朴直，他便紧走几步赶到那正和刘百万寒暄的王道陵近前，叫了一声：“仙长，那个狐妖真个死了？我怎么听得声音有些不对！”

“哼……”

张牧云之言，早就被听在王道陵耳里。这会儿见这愣小子还真跑过来跟他大声说，王道陵便有些恼怒。不过此时张牧云已到了跟前，说话声音又这么大，不能再装没听见，王道陵只好中断跟刘百万愉快的对答，转过身来看张牧云。见到少年的样子，见人如其声，确实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少年，还一身乡下打扮，王道陵便压住火，沉住气，几乎想也没想便踏前一步，逼向这不知好歹的小子，目露凶光恶狠狠地恐吓道：“无知小辈，休得胡言。这些小儿混语，你还是回家跟爹娘说去吧！”

“咦？！”

见王道陵如此反应，张牧云一怔；不过又一想，刚才自己确是冒失。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，好像确实拂了这王仙长面子。想到这个，张牧云便深施一礼，跟眼前道人诚恳说道：“方才小子冒失，请道长恕罪。不过刚才见您大展神威之时，听那妖狐最后一声惨叫，并不十分真切。”

“哦？”王道陵盯着这少年，沉静道：

“你是说，你没听清？”

见张牧云彬彬有礼，众目睽睽下王道陵倒也不好再如何动怒。不过此时他已将二目眯缝成一条细线，显得颇为不屑。

“不是的。”那张牧云却不管他倨傲，依旧老老实实说道，“不是听不真切，而是那妖狐惨呼，我却觉得十分做作。我怕它假死，事后又来害道长。”

张牧云此时确是满心真诚，一心灭妖，还为这王道陵人身安全作打算。谁知，他这好心话儿话音还没落地，却猛听得王道陵勃然叫道：“住口！”

王道陵盛怒形于神色，本就峥嵘的面貌变得更加狰狞。他身子前倾，对张牧云恶声恶气地叱道：“你这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儿怎有你地方说话？想道爷我走南闯

北，平生灭妖无数，恐怕捉妖次数比你吃饱饭还多！我王道陵今日是得刘老爷诚意邀请，才来苦心除妖，却如何由得你这野小子胡说八道！要是识相的，快滚！”

王道陵气急斥骂，其他当街人众一片寂静。见得仙长发怒，并无一人敢出来说话。而被王道陵这般辱骂，张牧云先是愣住，等醒悟过来，面对这样凛然不善的威压声势，却一步也没后退，就稳稳地立在当街，目光与王道陵对视，神色渐转傲然。

“究竟是什么人？！”不知不觉间，刚才气焰嚣张的王道陵冷汗直冒，心中竟升起些不祥之兆。

这时他再觑眼看那少年，印象骤然改观！看看四周民众，想了一想，王道陵便柔和了声音说道：“咳……这位小哥，倒不怪道爷刚才和你生气。实是你这话忒个无理。不怕跟各位说，无论法力多高强的妖怪，经我宝箱收了，断无生理。不过呢，”见张牧云神色依旧迟疑，王道陵话锋一转，道：

“不过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又道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；要是这般说来，我回想一下，先前那孽畜的叫声确实不够凄厉。说不定，还真的没死。”加重说着最后一句话，王道陵便转身走到地上那只刚刚收妖的红漆枣木箱前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说不定妖怪真没死透。”

一语未了，那铜皮包裹的红漆木箱就如他心意一般，忽地在地上上下下震动了几下，就像其中有什么活物在挣扎冲撞！

“唉呀好孽畜！”见木箱忽然动了，那王道陵倒似一惊，脱口叫道：“果如小施主所言，这孽畜还未伏诛！”口里叫着，王道陵忽然弯腰，猛一挥手，那手掌已然“啪”一声重击在木箱盖上。手起掌落，木箱盖上霎时激起一溜火光。

这一回，果然只听得猛然一声凄厉无比

的惨叫，余音袅袅，移时而绝。听起来，这回那关入箱中的狐妖终于毙命了。

挥掌毙妖，王道陵站起身扭脸刚要跟张牧云说话，冷不防这少年却走了过来，自己半截话还在嘴边，却见他忽然做出个怪异动作！光天化日之下张牧云双手张舞如轮，还不等王道陵等人反应，便见得眼前白光一闪，霎时间耳轮中只听见“咯吱吱”一阵巨响，有如冰块碎裂。变生肘腋，等王道陵回过神再扭头看时，却见地上那原本朱红的铜皮木箱上，已覆上一层白茫茫的冰霜，整个地冻在一团亮晶晶的冰雪之中，正是寒气凛然。

见此情景，王道陵脸色剧变。而张牧云却神色坦然，正一脸真诚地跟王道陵诚恳说话：

“道爷您不知道，我最近偶然也学得几手医术。虽然前些天也拿它成功治过人，但没事时一琢磨，总觉得这医术也像法术。这不，刚才我见那妖怪装死，十分狡诈，尽管道爷您又添了一掌，我怕它还没死干净，便索性试试我那些像法术的医术，哈哈，没想到才试了一招，就把箱子快冻裂啦！”

张牧云啰啰嗦嗦这一大段话，其实王道陵已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呆若木鸡，立了一阵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王道陵在认真听那少年说话时，他却猛然跳了起来，一言不发，过去抄起那只还寒冰烁烁的铜皮木箱，猛地分开人群，沿着长街疾奔而去，转眼便消失无迹！

“仙长这是怎么了……哎呀小仙人啊！您是我刘宅的救命大恩人呐！”

张牧云只不过无意一试，谁知有效，看在那刘百万眼中真个是心花怒放！今儿这久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，满腔的感激话儿还没说完那王道爷就一声不吭地走了，于是这大财主刘员外就把所有还没来得及表达完的感激之情，都转移到这位法力看起来

一样高强的小侠士身上。于是刘百万满口赞美的话儿有如泉涌，死活把张牧云几人拖到内宅，不由分说大摆宴席，大奏丝竹，一心要给这几位小英雄庆功。而这当儿，那张牧云还没缓过神来，不知所以，只知一个劲儿说道：

“也没甚事，也没甚事，只不过助那王仙长罢，功劳都归他！”

“小仙人真是谦虚；不过那王仙长一定十分感激你吧！”

暂不说这边花天酒地、宾主俱欢；再说那飞奔而去的王道陵。一路狂奔，等到了郊外僻静无人之处，他将肩头沉重的木箱放到草地上，迫不及待便是一掌，转眼将那木箱击碎。木箱碎裂之时，只听得“哗楞楞”一阵凌乱响动，满地都是散落木片，原本贮藏的金银器皿还有些银丝元宝满地乱滚。这些箱中所藏之物，落地之后被正午阳光一照，正是珠光宝气，光华乱闪。不过显然今天王道陵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些财宝之上。劈碎木箱，愣了愣神，蓦然他便猛从地上撮起一物，紧紧抱在怀中，放声大哭：“我的好二弟！”

丧亲之痛，痛彻肺腑。嚎啕之际，那野外的阳光直照，一缕明亮的日光正射在他的怀里。王道陵怀中灿烂日光照射之处，赫然却是一只黄皮黑纹的狐狸！

三

享誉衡山、洞庭地方的捉妖能手王道陵，其实身份另有隐情。

一般的愚男信女并不知道，就如他称呼的这“二弟”一样，这王道陵自己便是八百里南岳衡山中一只修行千年的山猫妖精！

说起南岳衡山，它南起回雁山，北至岳麓山，中间有七十二山峰；在衡阳境内有岷

嵎、回雁、碧云、白玉、安上、九女，在衡山县境内有祝融、紫盖、天柱、石廪、芙蓉、云密共五十九座山峰；再加上其他县境内包括岳麓在内的七座山峰，合称南岳七十二峰。

浩大的衡山众麓烟云缥缈，绝壁耸峙，谷洞幽深，除享有南岳盛名之外，又与那洞庭之南的慕阜山一道并称为道家三十六小洞天。衡山为第三小洞天，号为朱陵洞天，传为仙人石长生治所；张牧云常混迹的那座慕阜山，则是第二十五小洞天，号为玄真太元天，为玄妙羽士陈真人治所。既是仙山洞天，自然空灵缥缈；生长其中的草木禽兽比别处多几分灵性，这南岳七十二诸峰中便隐匿了不少精怪妖灵。

和人间世差不多，这妖精多了，难免泥沙俱下、良莠不齐，其中败类并不少。比如这位出自衡山云密之峰的山猫之怪王道陵，便和其他六个臭味相投的南岳山精结拜为兄弟姐妹，还按修炼年头排行序，号为“衡山七友”。这衡山七友分别是：老大王道陵，出身衡山云密峰，千年山猫精；老二胡升，出身衡山安上峰，千年雄狐精；老三熊不破，出身衡山石廪峰，九百年黑熊精；老四刁渐高，出身衡山碧云峰，八百五十年山雕精；老五郎有群，出身衡山岷嵎峰，八百年野狼精；六妹乌云绵，出身衡山芙蓉峰，七百五十年黑蛇精；七妹辛绿漪，出身衡山九女峰，七百年山溪青鲤精。

这五男二女七个妖精，虽然号称“七友”，其实沆瀣一气，做事极不正经。比如这衡山七友之中，就属老大、老二最可恶。他们俩号称七友之长，平时却狼狈为奸，只管搭档着在衡山洞天地面坑蒙拐骗，手段极为低级恶劣。老大王道陵贪财，老二胡升好色，这二妖便想出个龌龊主意，先由身法灵活、善于幻形的老二狐妖去富户内宅中祟乱

妇女；等富户家不堪其扰那道装的猫精王道陵便粉墨登场，矫言说扰宅妖怪需要用金银之器镇压，哄得宅主人在大木箱中装满金银之物。最后只需这猫兄狐弟一番做作，不仅卷走那些金银器皿，主人家还得千恩万谢，另付酬金。

要说起来，往往为富不仁，这衡山二友如果只靠除妖之名去骗俩钱花，虽然可恶，倒也不算十恶不赦。只是最恶毒的就在于他们不仅骗财，还淫人妇女，坏人名节。千年妖狐最喜未出阁的黄花闺女，在当今世道上，这简直就是毁女子一生、要她的性命！如此一来，这二妖便算是丧尽了天良。

不过，虽然令人发指，但因这二妖手段巧妙配合娴熟，加之妖法高强，便屡屡得手，始终安然无事。迄今为止衡山七友的大哥和二弟已犯案不下数十起，可谓罪行累累，但始终逍遥无事。

只可惜，可能真个老天有眼，这二人行得山多终遇虎，不想今天就在这元宵节前的衡阳地面上遭了罪。本以为手到擒来，谁知只不过给那围观的乡下野小子随手多管了下闲事，那坏事做绝的老二胡升就被冻毙在木箱中！而不知是否冥冥中自有定数，当初设计这圈套时还是那胡升一时心血来潮把勾当中这木箱假称为“灭妖箱”；想不到今日倒让他自己真个身灭于斯！

可笑的是，那个猫妖王道陵虽然穷凶极恶，恶事做绝，谁知竟兄弟情深。今日见二弟命丧此地，王道陵便咬牙切齿，将张牧云恨入骨髓。而山猫之妖天性绝狠，一旦确认胡二弟无术可医，便就地挖了个坑胡乱将尸身埋了，只插了几根树枝作为标记以供日后前来奠祭。处理完兄弟后事，王道陵就在这碧野荒郊之中对天发誓：“若不为二弟报仇，亲手杀死那少年，我王道陵誓不为人！”——妖怪修行，只为成人成仙。对这

些异类而言修成人形乃成仙飞升的第一步。王道陵今天发此“誓不为人”之咒，比平常人这么说决绝了何止百倍！

指天划地发下毒誓之后，王道陵回想一下，又想起那少年手段，记起他举手投足间就将自己那能躲避天雷闪电的胡二弟瞬间冻死，忽然间这妖道便觉得背脊上有些发寒，身子忽然不适，便决定报仇也不急于一时。于是，就在这荒野无人之处，王道陵一跺脚，忽有一道黑烟腾起。烟雾中王道陵转瞬显现原形，变成一只黑油皮毛、眼睛如燃炭火的硕大野山猫，眼神狰狞地回头望了远处衡阳城一眼，然后便利爪抓地如风，就此向东南茫茫衡山中疾奔而去。当然伤感离去时，他倒也没忘记将那滚落一地的金银顺便摄走。

